

## 《穆天子传》宋元版本考

王华礼

《穆天子传》(以下简称《穆传》)是晋太康年出土的一部古佚书,经荀勖、束皙等人整理,郭璞作注后,开始流传。自酈道元援之入《水经注》始,唐人所作的经、史、诗文注疏、宋人编纂的类书都广为征引<sup>①</sup>,可见《穆传》在宋之前的写本、抄本时代即广为流传。另外,《穆传》在正史艺文或经籍志、私人题跋目录中,也都有记载<sup>②</sup>。宋以后刻本《穆传》出现,直至清代,《穆传》的版本才日渐繁多起来。总的说来明清《穆传》版本大都从元至正十年(1350)刊本而来,可看成是一个系统。宋本、元本早已不传世,但清人的目录题跋记中尚有“影宋”、“影元”版的记录,本文即以这些目录题跋记的记载为出发点,对《穆传》早期刊本情况略作揣测。

### 一、元刊本《穆天子传》溯源

关于《穆传》版本的研究,顾实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一书有《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》一节,共列《穆传》著录本、刊本、抄本、校本二十九种<sup>③</sup>。张公量《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》载后世著录本、

①《穆天子传》自出土后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,东晋陶渊明《读〈山海经〉》一诗有“泛览周王传,流观山海图”,“周王传”即为《穆天子传》。唐人孔颖达所作众经疏,司马贞、张守节、李贤所作的众史注,李善所作的《文选注》,都广引《穆传》为据。宋代的大型类书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玉海》更有《穆传》的大段引文。

②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现存目录著作中第一个著录《穆传》的,此后著录《穆传》的书目大致有:宋人《崇文总目》、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通志艺文略》;元人《文献通考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;明人《文渊阁书目》、《赵定宇书目》、《百川书志》;清人《绛云楼书目》、《也是园藏书目》、《抱经楼藏书志》、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、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、《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》、《群碧楼善本书录》、《观古堂书目》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等。宋明人的著录大都仅有卷数、著者等信息,清人始著录其版本情况。

③顾实: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,商务印书馆,1934年,第1-52页。

刊本、抄本、校本二十种,以辑录各本前的序或目录题跋为主,间作评论<sup>①</sup>。之后关于《穆传》版本的研究较为稀少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郑杰文发表《穆传知见版本述要》一文,据其所称,所录《穆传》版本达三十余种,并对《穆传》版本的源流做了一定的梳理<sup>②</sup>。郑又撰有《穆天子传所见三十一一种版本异文录评》一文,“至今已得见明清以来刻本、抄本、手校本、排印本近四十种,其中不乏海内外孤本、善本。今选取其中最具校勘价值者三十一一种,录其异文,并附简要评说。”<sup>③</sup>以上诸家对《穆传》版本的追述大都至元刊本为止,当然是由于宋刊已不传的缘故,再有就是后世的史志目录、私人藏书目录也都少有宋刊本的记载<sup>④</sup>。

迄今已知较早的《穆传》版本是《穆传》王渐序所提及的刘贞藏本:

南台都事海岱刘贞庭幹旧藏是书,惧其无传,暇日稍加校雠讹舛,命金陵学官重刊,与博雅之士共之。谥予题其篇端云。时至正十年岁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,北岳王渐玄瀚序。<sup>⑤</sup>

顾实在《穆传西征讲疏·知见书目提要》“元刊本《穆天子传》”条认为刘贞藏本为元刊:

《穆传》在宋世刊本抄本,混沌不明。惟元以后甚明矣。元至正十年,王渐序曰(前引,略)。夫既曰重刊,则刘贞旧藏本亦即刊本可知。而不明言何刊本,在元顺帝至正十年,疑原既非宋刊本。岂元人已不见宋本耶?<sup>⑥</sup>

顾说非是,他并没有对刘贞旧藏的来源作一根本的溯源。理清了这一头绪,自然就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。

刘贞,《元史》无传,关于其生平及藏书来历,虽无明确文字记载,但从其它角度得一大概。郑元祐在为元至正嘉禾学官刻《吕氏春秋》所作的序中说道:

江南内附初,北方贤士大夫宦辙南迈者,嗜古绩学、考索研稽,惟恐弗逮。元祐恨生晚,无以参侍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、畅公纯父。刘公居敬父号节轩先生,尚及以诸生拜之。……颇闻节轩先生不乐仕,仅以监察御史终。位不究德,而始业于其子嘉兴公。嘉兴公以文儒起家,敷历朝著,出为嘉兴

①张公量:《穆传之版本及穆传之著述》,《禹贡》第2卷第6期,1934年,第18-27页。张氏在《禹贡》第2卷第5期又有《记抄本穆天子传》一文,以旧抄本有五行结衔的问题入手,重点引述了孙诒让对五行结衔的考证。

②郑杰文:《穆天子传知见版本述要》,《文献》1992年第2期,第170-196页。

③郑杰文:《穆天子传所见三十一一种版本异文录评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丛刊》第二辑,山东文艺出版社,1993年,第82-161页。

④郑杰文《穆传知见版本述要》有“影宋抄本”条,说解见下。

⑤王渐:《穆天子传·序》,见洪颐煊校:《穆天子传》,平津馆嘉庆丙寅(1806)刊本。

⑥顾实: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·知见书目提要》,第11页。

路总管。念其家所藏书皆节轩先生所手校，……而《吕氏春秋》其一也。公念元祐尝受学于胡先生之门，固以诸生拜御史公者矣。《吕览》既刊版，乃俾元祐谓之序。御史公，海岱人，讳克诚，字居敬，累赠至礼部尚书。嘉兴公名贞，字庭干，由嘉兴路擢授海道都漕运万户云。遂昌郑元祐序。<sup>①</sup>

郑序中说“家藏书皆节轩先生所手校”，由此可知，刘贞旧藏之书来源于其父刘克诚。刘克诚，史亦少有记载，仍以此篇郑序记述较详。按郑序在介绍刘克诚生平时先着重介绍了一个大背景即元统一初期，“北方贤士大夫宦辙南迈者，嗜古绩学、考索研稽”，虽未明言刘克诚南下的具体情况，依文意刘克诚大概就是南下蒙元官吏中的一员，“嗜古绩学、考索研稽，未恐弗逮”虽是溢美之辞，或有实指，即这句赞辞郑元祐是从刘克诚热衷于搜集书籍的事实而来，这让我们推想到刘克诚的藏书很可能就得益于南下为官的过程中。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喜好上讲，蒙元将领在对金、宋的战争中往往有搜集占领地图籍的做法。元世祖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下诏“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《乾坤宝典》等书”<sup>②</sup>。至元十三年伯颜率军进入临安“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、景灵宫礼乐器、册宝暨郊天仪仗，及秘书省、国子监、国史院、学士院、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”<sup>③</sup>。至元十五年又接受许衡的建议“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”<sup>④</sup>。再如蒙古军队攻入金汴京时，军队统帅张柔“于金帛一无所取，独入史馆，取《金实录》并秘府图书。”<sup>⑤</sup>元初大儒郝经在为贾辅藏书楼所作的《万卷楼记》中更为生动详细的记载了在战争中独取图书不取金帛的做法：

万卷楼，顺天贾侯藏书之所也。曰万卷，殆不啻万焉。不啻万而曰万者，举成数也。金源氏末，天造草昧，豪杰哄起，于是拥兵者万焉；建侯者万焉；甲者、戈者、骑者、徒者各万焉；鸠民者、保家者、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；积粟帛金，具子女以为己有者、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。侯则独不然，息民保境，礼贤聚书，劝学事师而已。于是取众人之所弃以为己有，河朔之书尽往归之，故侯之万者独书焉。河南亡，众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复各万，侯之书又得万焉。淮南亡，众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复各万，侯之书又得万焉。故南北之书皆入侯府，不啻数万卷焉。<sup>⑥</sup>

刘克诚在元初算不得位高权重，藏书量也不大，作为一个“嗜古绩学、考索研

①郑元祐：《吕氏春秋·序》，见吕不韦等：《吕氏春秋》，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。

②宋濂：《元史》卷八《世祖本纪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170页。

③宋濂：《元史》卷八，第180页。

④宋濂：《元史》卷八，第200页。

⑤宋濂：《元史》卷一四七《张柔传》，第3474页。

⑥郝经：《陵川集》卷二十五《万卷楼记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192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266页。

稽”的人,到达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,或购买或括取书籍也是合理合情之事。这些刘克诚南下时所积攒的宋版图书,自然就成了其子刘贞的家藏。另外,关于刘贞家藏本多为宋版的情况,也可以从刘贞重刻书籍的活动中得到旁证。刘贞在嘉兴路任总管时,多取家中旧藏以重刊,这些家藏本多为宋本。《汲冢周书》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儒学刊本黄玠序曰“郡太守刘公庭干好古尤至,出先世所藏,命刻板学官,俾行于世,上不负古人之用心,下得以广诸生之闻见,其惠后人不少多乎?”<sup>①</sup>关于这个“先世所藏”的《汲冢周书》的版本情况,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“《逸周书》”条有明确说明:

简庄徵君(陈鍾)跋云:“宋嘉定十五年东徐丁黼所刻《周书》已不可得见。元至正十四年海岱刘贞重刊,有四明黄玠序。”<sup>②</sup>

可见,刘贞在元至正十四年重刊的《汲冢周书》所据的“先世所藏”为宋丁黼本。另外,刘贞在至正十四年重刊的还有《大戴礼记》,其所本是宋韩元吉本《大戴礼记》,郑元祐序曰“海岱刘贞庭幹父以中朝贵官出为嘉兴路总管,政平讼理,业其先府君御史公节轩先生所藏书刊诸梓,置之学官,《大戴礼》其一也。”<sup>③</sup>郑元祐、黄玠在为刘贞所刊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汲冢周书》、《大戴礼记》所作的序中无一例外的都会提及其重刊本的祖本是其父刘居敬所藏<sup>④</sup>。虽然郑、黄两人只在序中表明刘贞是据家藏本重刊,而未提及家藏本的具体版本,但我们仍能从后世题跋记的记载中看出这些家藏本正是宋本<sup>⑤</sup>。在明了刘贞旧藏之书来源于其父,且书多为宋本的性质后,回过头来再看至正十年《穆传》祖本——刘贞家藏本的性质。金陵本《穆传》是因为刘贞“惧其无传”才出家藏本重刊,可见当时《穆传》的流传是很稀少的。王渐在序中称刘贞为南台都事,

①黄玠:《汲冢周书序》,见《汲冢周书》,元至正甲午嘉兴路儒学刻本。

②吴寿暘: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38页。

③郑元祐:《大戴礼记·序》,见戴德:《大戴礼记》,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儒学刻本,有“元至正甲午嘉兴路总管刘贞重刻韩元吉本《大戴礼记》”字样的牌记。

④《诗外传》有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本,无刊刻年月序跋等。不知是否是刘贞在任时所刊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汲冢周书》、《大戴礼记》所刊刻年月分别为至正六年、十四年、十四年,《诗外传》是至正十五年所刊,即使此时刘贞已离任,想必其所祖之本,亦是刘贞所藏。

⑤刘贞所刊《吕氏春秋》的版本情况,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志》和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均记录曰“此元至正间嘉兴路总管刘贞得东牟王氏校本所刊”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八子部二“《吕氏春秋训解》二十六卷。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。……目录后有镜湖遗老记八行,录后:‘右《吕氏春秋》总二十六卷,凡百六十篇。……此本传之于东牟王氏,今四明使君元丰初奉诏修书于奉善堂,取太清楼所藏本校订’”。瞿《志》、丁《志》说刘贞得东牟王氏校本,似不确,还是应遵郑元祐所说,是刘贞得自于其父刘克诚。由此例亦可看出刘贞家藏本之早。

时为至正十年,则刘贞还未调任嘉兴路儒学总管,刊行《穆传》还在刘贞上述的重刊书籍行为之前,所以说出家藏本以重刊是刘贞的一贯做法。虽无直接证据证明金陵本《穆传》的祖本是宋本,但以刘贞家藏本的总体状况和刘贞前后的重刊书籍的活动看来,至正十年金陵学宫重刊的《穆传》所据的刘贞家藏本应为宋本。

另外,《诒庄楼书目》“子部”:“《穆天子传》六卷,明蓝丝栏影元写本,晋郭璞注。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,前有王渐序。”<sup>①</sup>称有“影元写本”的只有此书目。不知此“影元写本”产生于明代的哪一时期,这对我们推断元刊《穆传》的最终消亡大有用处。因材料有限,笔者不敢过多断案,只希望提出有这个版本《穆传》的存在,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。

## 二、从“影宋本”《穆天子传》看《穆传》早期刊本

元刊本,依笔者所见的明清人书目题跋,皆未有提及者,一是因为明人书目记载较为疏略,仅列书名,连卷数、著者等基本信息都少有著录。二是清人著录虽较为详细,所著录的《穆传》版本以明刊、清刊为多,当是元刊已亡于世,为清人所不见。宋本更是绝不为诸家所见,但缪荃孙《艺风堂藏书续记》记有“影宋本”一条:

《穆天子传》一卷。顾抱冲校影宋本。宋本九行,行二十字。顾氏手校曰:“壬子春,得一影宋抄本,断烂不全,失去一页。其文与注则微有异同。因研朱细校其异,顾文字古奥,未敢妄订是非,行就博雅家正之。癸丑霜降后二日,抱冲校毕记。”<sup>②</sup>

郑杰文在《穆天子传版本知见述要》中也提及“影宋本”,但郑氏把校此“影宋抄本”者归为顾广圻:

顾广圻云:“壬子春,得一影宋钞本,断烂不全,失去一叶。其文与注则微有异同,因研朱细校其异。顾文字古奥,未敢妄定是非。(《思适斋集》)两段文字完全相同,郑氏言出《思适斋集》,笔者检《思适斋集》,未见。

顾抱冲即顾之逵,清元和(今江苏苏州)人,生于乾隆十八年(1753),卒于嘉庆二年(1797)<sup>③</sup>,顾广圻从兄。好藏书、校书,家多有宋元善本。瞿中溶《挽顾抱冲茂才》诗:“嗟嗟顾君好读书,百万牙签皆玉轴。宋刊元印与明钞,插架堆床娱心目。一握书论一斛珠,购来手自三薰沐。黄金散尽为收书,秘本时时出老

①王修:《诒庄楼书目》,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》(近代卷)第38册,商务印书馆,2005年,第196页。

②缪荃孙:《艺风堂藏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308页。

③顾广圻《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序》:“从兄抱冲,名之逵,元和廩贡生。歿于丁巳春,年四十五。”见顾广圻:《思适斋集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1491册,第61页。

屋。”<sup>①</sup>吴騫《元和顾氏重刊宋本列女传书后》“元和顾抱冲性好藏书，家多宋元以来善本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顾氏所藏多宋元善本、秘本，为当时人所知。郑氏所言为顾广圻所校者，应是顾之逵之误<sup>③</sup>。《文禄堂访书记》也载有顾之逵的跋语：

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晋郭璞注。清顾抱冲据宋校明范钦本。半页九行，行十八字，注双行，白口，板心下记字数、刊工姓名。荀勗序。顾氏手跋曰“壬子春，得一影宋抄本，断烂不全，失去一页。其文与注则微有异同。因研朱细校其异，顾文字古奥，未敢妄订是非，行就博雅家正之。癸丑霜降后二日，抱冲校毕记。”有“桴诏”、“锡纶”、“江阴缪氏”藏印。<sup>④</sup>

《文禄堂访书记》是清末书贾商人王文进在买卖旧书时所经眼图书的记录。其言有顾抱冲据宋校明范钦本，亦为众书目仅有者。言有“江阴缪氏”藏印，则缪荃孙藏有顾抱冲据宋校明范钦本。也可见顾抱冲利用“影宋本”所作的学术工作：其一“研朱细校其异”，缪氏称为“校影宋本”；其二据“影宋本”校勘明范钦本，王文进称为“据宋校明范钦本”。

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：“某氏云有旧抄本，道光中人临袁寿阶校影宋抄本，有五人结衔，与张本同。”<sup>⑤</sup>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也有影宋本的记载“顷收旧抄本，道光中人临袁寿阶校景宋抄本，有五人结衔，与张本同。（眉上莫堂批）。”<sup>⑥</sup>傅增湘曾见到过影宋本，由其言“明万历吴琯刊古今逸史本，十行二十二字，白口，左右双栏。余藏。余据莫氏藏校影宋本校过”<sup>⑦</sup>可知。

袁廷寿，初名廷椿，字又愷，又字寿阶。乾嘉时期的著名藏书家，与周锡瓚、黄丕烈、顾之逵号藏书四友<sup>⑧</sup>，以所藏多宋元版名重一时。顾之逵所藏“影宋本”《穆传》或与袁氏所藏同为一书，两人同为乾嘉时期的藏书家，所藏善本互相交流，亦是正常之事。顾之逵、袁寿阶、缪荃孙、莫有芝、傅增湘都见到过影宋本《穆传》，以下即根据众人的简短记载及笔者所见，对影宋《穆传》的情况作一简要的梳理。

1. 卷数。缪荃孙言影宋本《穆传》一卷。根据历代目录题跋的记载，《穆

①叶昌炽：《藏书纪事诗》，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61页。

②吴騫：《愚谷文存》卷五《元和顾氏重刊宋本列女传后》，见《拜经楼丛书》，上海博古斋民国壬戌年（1922）影印本。

③顾之逵著有《一瓠录》，其书遍寻不到，或许其中有更多关于“影宋本”《穆传》的信息。

④王文进：《文禄堂访书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13页。

⑤邵懿辰：《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600页。

⑥莫有芝著，傅增湘订补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855-856页。

⑦同上。

⑧丁子复：《袁寿阶先生传》，见袁廷椿：《红蕙山房吟稿》，丛书集成初编第2323册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-2页。又缪荃孙称“袁寿阶五砚楼与周锡瓚、黄丕烈、顾之逵为‘藏书四友’，储藏之富，名重一时。”见《云自在龕随笔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78页。

传》多为六卷。但著录为一卷的也有若干家：南宋高似孙《史略》著录《穆传》一卷，并直斥李氏《邯郸书目》云六卷者为误：“《穆天子传》一卷。竹书内书。李氏《邯郸书目》云六卷，必是字误。”<sup>①</sup>顾实先生据《史略》所言认为宋时六卷本与一卷本并行于世：“《史略》明言‘《穆天子传》一卷’凡两见，盖所见本如是。故以李氏《邯郸书目》之六卷有‘字误’也。然则宋人所见《穆天子传》有两本，其一为一卷本，又一为六卷本也。但此一卷本，当仍即六卷本之所合并而成者。《史略》又申言六卷者可证也。”<sup>②</sup>顾氏所言极确，六卷本与一卷本并行于世，明清人的书目不乏记有一卷本《穆传》者。明人徐燊《红雨楼书目》“旁史”类载“《穆天子传》一卷”<sup>③</sup>。《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》卷三“校本”：“《穆天子传》一卷一册”<sup>④</sup>。两家只言卷数，不记版本，实为缺憾。

2. 五行结衔。明确载《穆传》前有五行结衔者，有以下几家书目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子部小说类：

《穆天子传》六卷。旧抄本。旧题曰古文。又晋郭璞注，荀勖校定。向为杨五川藏书。依元刊本传录。页心有“万卷楼杂录”五字，后冯已苍得之。以锡山秦氏抄本校过，改正讹字，补录序首结衔五行。其文云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曷一。领中书令议郎上蔡伯臣峤言部二。秘书主书令史遣给三。秘书校书中郎张宙四。郎中傅瓚校古文《穆天子传》已讫谨并第录五。别本皆无之。孱守老人跋云“此册为杨梦羽仪所藏，崇祯己卯借得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抄本，并取家所有范钦本校读一过，两日始终卷，老眼已昏，灯下更自草草，识于空居阁”。<sup>⑤</sup>

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二七小说类：

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旧抄本。晋郭璞注。前有荀勖序。序首有结衔五行云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曷一行。领中书令议郎上蔡伯臣峤言部二行。秘书主书令史遣勲给三行。秘书校书中郎张宙行四。郎中傅瓚校古文《穆天子传》已讫谨并第录行五。世行本无此五行。……此板心有“元览中书”四字，盖秦西严藏本也。<sup>⑥</sup>

铁琴铜剑楼所藏之《穆传》，原无五行结衔，而是经冯已苍（舒）据秦汝操抄本补录上去的。爱日精庐本为秦西严（四麟）藏本。秦汝操、秦四麟皆万历年

①高似孙：《史略》，丛书集成初编第19册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13页。

②顾实：《穆传西征讲疏·知见书目提要》，第7页。

③徐燊：《红雨楼书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64页。

④杨保彝：《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》，《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》第3册，中国书店，2007年，第558页。

⑤瞿镛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256页。

⑥张金吾：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501页。案：“元览中书”当为“玄览中书”，讳改。

间人<sup>①</sup>,两者所藏抄本《穆传》前都有五行结衔,不同于明通行本。冯藏本“依元刊本传录”,说明元刊本亦无结衔五行。顾实先生已有此说“依余所见明刊本抄本《穆传》,皆出元刊本,而俱无荀勗序前之结衔五行,岂非远不若宋人所据之有结衔五行耶?”<sup>②</sup>

综合看出,宋本《穆传》有五行结衔,元刊本无。顾实先生认为元本无五行结衔是由元人重刊所删,“然则王渐序‘稍加雠校讹舛’,容有删改,岂元人删改宋本者,即刘贞其人耶?”由此而来,以元刊本为祖本的诸明清本也是没有五行结衔的,这也是瞿氏、张氏在其书目中所说‘世行本无此五行’的原因。

3. “《穆天子传》目录”。《史记集解序》索隐:“案:‘穆天子传目录’云傅瓚为校书郎,与荀勗同校订《穆天子传》。”<sup>③</sup>《史略》卷二“臣瓚”条“又案‘穆天子传目录’云秘书校书郎中傅瓚校。”<sup>④</sup>什么是“穆天子传目录”?孙诒让用汉刘向校书所上的书录与之类比:“汉刘向校定古书目录,皆属于《叙》后,故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引《穆天子传目录》<sup>⑤</sup>云……宋本高续古《史略》亦云……皆即指此《叙》首五行。”<sup>⑥</sup>孙氏没有直接解释什么是“穆天子传目录”,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孙氏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企图,笔者以为这样的类比似有不妥。依据“条其篇目,录其旨意”<sup>⑦</sup>的书录体例及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的《晏子书录》、《荀子书录》、《管子书录》来看,刘向先列篇目,次叙校讎过程,次叙全书旨归<sup>⑧</sup>。《穆天子传》中的“穆天子传目录”极可能不是《穆天子传》一书整理的解题目录,而仅起着括属整理《穆传》人员的姓名及官衔的作用。首先我们看到“穆天子传目录”的内容只应该包括结衔五行,而不包括后面的荀勗

①据《藏书纪事诗》:秦汝操万历五年贡生。秦四麟之兄秦三麟万历八年贡生,四麟具体贡举之年不载,当亦在万历年间。两人生平,众家无说,只能作此大略的推测。

②顾实: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·知见书目提要》,第11页。顾实先生在为山东省立图书馆1934年影印黄丕烈校本《穆传》所作的跋中说“荀勗等序文首结衔五行,高似孙《史略》所记穆传凿凿可据,足征宋人传本原已如此。吾苏昭文瞿氏《铁琴铜剑楼》藏明冯己苍舒校杨梦仪抄本《穆天子传》,别据秦汝操柄繡石书堂抄本补录结衔五行。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抄本《穆天子传》亦有结衔五行,为秦西严四麟故物,周季貺星诒诋其诈伪欺人,实为妄言。吾家顾千里顾广圻抄校道藏本有结衔五行,黄尧翁校本即从彼转录而孙仲容诒让亦尝论此结衔五行,其确有来历无可疑也。”

③《史记集解序》,见《史记》第10册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5页。

④高似孙:《史略》,第23页。

⑤按:此处“《穆天子传目录》”的书名号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引。

⑥孙诒让:《籀述林》,中华书局,2010年,第283-284页。刘向先列篇目,次叙校讎过程,次叙全书旨归。孙诒让说刘向属古书目录于叙后,似误。

⑦班固:《汉书》卷三十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701页。

⑧关于《晏子书录》、《荀子书录》、《管子书录》,可参看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》,开明书店,1937年,第8-11页。

序。明清刊本《穆传》荀勗序的款式大都为首行标“穆天子传序”，然后荀勗序正文“序古文《穆天子传》者”云云。前已说过，《穆传》原本面目的改变产生于至正十年刊刻时的删改，在删去“穆天子传目录”及结衔五行时，重标以“穆天子传序”。幸运的是还保留了荀序正文中“序古文《穆天子传》”中的“序”字，试想如果刊刻者既已重标“穆天子传序”，一定不会画蛇添足的在正文内又加一“序”字，因此，此“序”字极可能是《穆传》元以前版本的旧貌。由此推断，《穆传》的原始板式应为：首标“穆天子传目录”，次标荀勗等“结衔五行”，次“序”字，次荀勗序正文，荀勗序正文起头应为“古文《穆天子传》者”云云<sup>①</sup>。版式如图：

|           |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古文《穆天子传》者 | 序 | 结衔五行之第五行 | 结衔五行之第四行 | 结衔五行之第三行 | 结衔五行之第二行 | 结衔五行之第一行 | 穆天子传目录 |
|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
这样看来，“穆天子传目录”只包括结衔五行，不包括后面的荀勗序。结衔五行本身也向我们透漏了这一历史信息。结衔五行的末行为“郎中傅瓚校古文《穆天子传》已讫，谨并第录”<sup>②</sup>，其实严格来讲，结衔五行应分为六行：前五行为五人的官衔，第六行为“校古文《穆天子传》已讫，谨并第录”，把它放在傅瓚行下，似不妥，毕竟校定《穆传》是他们五人的事情。当然在不影响我们理解的前提下，五行、六行无甚区别，不用深究。但“谨并第录”四字非常重要，因为正是这四字向我们划定了“穆天子传目录”所包含内容的范围。显然，依文意“谨并第录”，第录的是校定《穆传》人员的姓名及官衔，而不是其他。自然此四字标志着此版块内容的结束，不与下文有所粘连，而下文也正以“序”字起头，首尾完整，十分清楚。后人没能见到完整的《穆传》版本而多忽略了这一情况。既以如此，“穆天子传目录”仅包括结衔五行的内容，又该怎样理解呢？顾实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此六字盖晋人校定首行之标题也”，并据《史记集解序》索隐认为“‘穆天子传目录’在此五行结衔前矣”<sup>③</sup>。顾说认为目录在五行结衔前，甚确，而以为‘穆传目录’为晋人校订首行之标题，则略显含糊，笔者拟对“穆天子传目录”的用法作出解释。东晋人常璩《华阳国志》卷十二有“益梁宁

①顾实先生在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中的《新校定穆天子传》中，也采取了这样的款式，可为佐证。

②按：此行后世的引文多有不同，如本文前已引述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及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的，就各有差别，但不影响理解，此处据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引文。

③顾实：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·穆天子传目录讲疏》，第1页。

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”、“益梁宁三州三国两晋以来人士目录”，记载的是益梁宁三州先汉至晋间的人物。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的传记，那么常璩为什么不用“传”的体例如正史的“儒林传”、“隐逸传”等来规划这些士人而用“目录”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些人的生平事迹或不可考或本来就很少，用条目的形式叙述较为简便。《华阳国志》也有人物的专门传记称为“志”如“公孙述刘二牧志”载公孙述、刘璋、刘焉传记；“李特雄期寿传记”载李特、李雄、李期、李势传记；另外重要的人物还有单传如“刘先主传记”。所以常璩用“目录”和“志”来记述不同性质的人物，是一种随文定例的做法。这就为我们理解“穆天子传目录”，提供了一个角度，“穆天子传目录”似可以理解为“校定《穆天子传》人员目录”即对参与校定《穆天子传》的人员的登记与简介，是一个功劳簿。目录不仅可以用来登记书籍，也可以用作表示人员花名册，或正是晋人的一贯用法。其实早在东汉末就已经有了用“目录”的体裁来记录人物的用法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《论语孔子弟子目录》一卷，郑玄撰。”<sup>①</sup>《旧唐书》作“《论语篇目弟子》一卷，郑玄注”<sup>②</sup>，《新唐书》同<sup>③</sup>。此书已佚，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集解、索隐中，裴骃、司马贞所引郑玄说，王鸣盛认为是郑玄注《弟子籍》的内容<sup>④</sup>，姚振宗予以驳斥认为就是《隋志》所载的《论语孔子弟子目录》“按王氏言郑氏注《弟子籍》是矣，然犹未参考隋、唐《志》，果有《弟子籍》注，明著于录也。”<sup>⑤</sup>通过裴骃、司马贞的转引如“郑玄曰鲁人”<sup>⑥</sup>、“郑玄《目录》阳城人”<sup>⑦</sup>等，可以看出《论语孔子弟子目录》是孔子众子弟的花名册，记载了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。而笔者推测之所以称为“目录”，应与《华阳国志》的情况一致，是因为传主的生平实在较为简短，只能采取条目的形式予以第录，而称之为“目录”也显得更为妥帖。因此，用“目录”的体裁记述人物是完全有可能的，“穆天子传目录”作此理解，似不成问题。

综上述，通过对“影宋本”的考察可知，在元刊之前的《穆传》版本有一卷本和六卷本并行于世；荀勗序前有“穆天子传目录”及结衔五行。清代顾抱冲、袁寿阶曾藏有“影宋本”，至后来的顾广圻曾以“影宋本”校影抄《道藏》本，

①魏徵等：《隋书》卷三十二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，第936页。

②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四十六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1981页。

③欧阳修：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七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1443页。

④见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五“弟子籍”条，凤凰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3页。

⑤姚振宗：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第130页。

⑥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六十七《仲尼弟子列传集解》，第2189页。

⑦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六十七，第2204页。

再到清末民国初缪荃孙、傅增湘等人的记载<sup>①</sup>,可以看出“影宋本”的流传是贯穿于有清一代的。当然,在这些流传点上,至今尚无证据证明可以连成一线。令人诧异的是,“影宋本”在清代确实存在,但整理校对《穆传》甚勤的清人之中,竟无一人提及“影宋本”,或其在校对的实际过程中使用了“影宋本”,而书面上并不予以标明?这对嗜宋成风的清人来讲,显然讲不通。而一些证据表明,“影宋本”确实没有引起清代诸家的注意。据书目题跋记的记载,最早藏有“影宋本”的是顾之逵,顾之逵与黄丕烈等人号称“藏书四友”,来往甚密。观黄丕烈《穆天子传》的校跋,并没有提到“影宋本”:“黄氏批校是书时,曾‘遍借诸家藏本,手校于此’。笔者依据原本进行统计,得知黄丕烈校书时使用的诸家藏本共有八种。其中,明刻本有五种:九行二十二字本、道藏本、程荣本、范钦本、范钦陈德文本;抄本有一种:丛书堂本;校本有二种:惠本、顾本。”<sup>②</sup>黄丕烈“遍借诸家藏本”,独不言有顾之逵影宋本,其以“最旧者为丛书堂抄本”,显然不见有“影宋本”。其次言有“影宋本”本者为乾道时期的袁寿阶,同一时期人物洪颐煊、翟云升,所校本《穆天子传》,被张公量称为“此书(指翟本)与洪颐煊校本并称诸校本中最善者”<sup>③</sup>,仍没有提及“影宋本”;洪序“颐煊惧是书之荒落,因不揣枵昧,取今汉魏丛书本与明程荣本、吴琯本、汪明际本、钱塘赵君坦所校吴山《道藏》本暨史汉诸注、唐宋类书所引互相参校,表其异同。”<sup>④</sup>;翟序“余不自揣,覆校之于诸本中,从其一”,翟氏不具言诸本为何本,查其本书,亦未有据“影宋本”校改者<sup>⑤</sup>。

另,冯舒在明杨氏万卷楼抄本上据秦汝操抄本补录结衔五行、校改文字,因此秦汝操抄本的性质值得探讨。据冯舒跋语,其以秦汝操抄本和家藏范钦本校杨氏万卷楼抄本,秦汝操抄本不可见,笔者以范钦本校冯跋杨氏万卷楼本发

①国家图书馆藏有明范钦订本《穆天子传》,标为“抄本”。有“沅叔校勘”藏书印。此抄本上有朱笔校语:王渐序首页右上端朱笔跋语“抄本无此序”;荀勗序页朱笔“洪颐煊有校本,今依之者旁加”、“影抄宋本每翻九行行二十字”只对卷一的前四页做了校勘,余下全书不见有校语。且多为“本校”、“理校”如“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”朱笔“校柏,下文可证”;“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”朱笔“丙午疑丙子,越三日戊寅”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子部三:“《穆天子传注》六卷。明写本,十行二十字。有至正十年岁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渐玄翰序。有人以朱笔校过并考注于上方。”(中华书局,1983年版,第786页)傅《录》说“十行二十字”,国图本为“九行十八字”,且有傅氏藏印,除行字不同外,均符合傅《录》的记载,或是傅《录》记载失误。此校注人不可考,校语有“影抄宋本每翻九行行二十字”,亦见过“影宋本”?不得而知。

②李国庆:《王献唐先生与黄氏校跋本〈穆天子传〉》,《山东图书馆学刊》2009年第3期,第34页。

③张公量:《穆传之版本及穆传之著述》,《禹贡》第2卷第5期,1934年,第21页。

④洪颐煊:《穆天子传》,平津馆刊本。

⑤翟云升:《穆天子传》,五经岁编斋校书三种本,道光十二年(1832年)刊。

现冯氏所校改者多据秦汝操抄本,再校以明刊、抄诸本<sup>①</sup>,最终表明冯氏所校改者亦不同于这些明刊、抄本<sup>②</sup>。因此可见秦汝操抄本是独立于明本《穆传》系统之外的一个版本。又考虑到秦汝操抄本还完整的保存了世行本所无的结行五衍的内容<sup>③</sup>,所以秦抄本很可能是依据宋本《穆传》传抄。但秦汝操抄本与“影宋本”《穆传》的关系还不能发现可靠的证据予以断定,存疑<sup>④</sup>。

### 三、余论

有清一代开整理、研究《穆传》之风,然而却为后人留下两大疑惑:一是“影宋本”既见于同时代人的集录,为何众家在校理《穆传》时未加以利用;二是隐约见于清人目录题跋记的“影宋本”是否还流传于世。在后来的《穆传》版本研究中,顾实、张公量、郑杰文对《穆传》的各个版本情况做了收集、整理工作,对我们了解《穆传》整个的版本状况大有裨益,也是后人继续研究的基础。美中不足的是,各家未对《穆传》各个版本间的源流情况作出梳理<sup>⑤</sup>。笔者以为,若要继续这项工作,就必须要对《穆传》早期的版本有个彻底的认识,如本文所论述的“影宋本”、“影元本”,在宋元本不传于世的情况下,影写本足可以作为划分后世刊本的标尺。若影写本也不能得见,而保留于各家记载有关影写本的情况,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如《穆传》在元刊前有“穆天子传目录”及结衍五行,那么再见到有如此字样的本子,自然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其版本定位。“影宋本”《穆传》的存在,使《穆传》整个版本系统的划分都有再商榷的余地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历史系

- ①笔者据以校勘的明刊、抄诸本有明正统十年正统《道藏》本、嘉靖年间范钦及陈德明校刻本、《汉魏丛书》万历刻本、《范氏奇书》嘉靖天一阁刻本、《广汉魏丛书》万历刻本、《古今逸史》万历刻本、《快阁藏书》天启六年刻本、《藁古介书》天启七年刻本、成化间吴宽丛书堂抄本,尚未能见到的明刊本还有《三代遗书》载赵标校本。
- ②经笔者对勘,冯舒朱笔校改不同于明刊、抄诸本者共有13处,如卷二杨仪万卷楼抄本“丙寅天子属官效器”,冯舒朱笔曰“效别本効”,但明刊、抄诸本“效”字皆同。馀不赘列。
- ③顾实先生说“据孱守老人冯己苍舒跋云‘卷首三行,诸本所无,独见秦本。’则秦本似误荀勗序首之结衍五行为三行,必出传录之误,而秦本并非结衍五行所出之祖本明矣。”(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·知见书目提要》,第15页)而据瞿《目》所载万卷楼抄本前明明为完整的结衍五行,冯舒所依据的秦汝操抄本,定有完整的结衍五行无疑,或“卷首三行”为“五行”之讹,或另有所指。
- ④据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的记载,秦西严藏本《穆传》亦保留有结衍五行,秦西严藏本不可见,亦无其它信息可供参考,故秦西严藏本《穆传》的性质尚不能够断定。
- ⑤郑杰文在《穆天子传知见版本述要》一文中,对元明《穆传》版本的系统做了划分,但并不尽如人意。郑氏认为“元明时期的《穆传》版本,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:一为至正本,一为九行本”,那么九行本和至正本是什么样的关系?九行本从何而来?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。